

經義考

新校

八

卷一九八 卷二三三

春秋
論語
孝經
孟子

[清]

朱彝尊

撰

林慶彰

蔣秋華

楊晉龍

馮曉庭

主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八

春秋三十一

趙氏泂春秋集傳

十五卷。
存。

泂自序曰：「春秋，聖人經世之書也，書成而孔子卒，當時弟子蓋僅有得其傳者，歷戰國、秦、漢以及近代，說者殆數十百家，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，孟氏而已。孟氏之言曰：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，詩亡，然後春秋作。』其事則齊桓、晉文，其文則史，孔子曰：「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」此孔門傳春秋學者之微言而制作之原也。自孟氏以來，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。左氏有見於史，故常主史以釋經；公羊、穀梁有見於經，故據經以生義。後世舍三傳無所師承，故主左氏則非公穀，主公穀則非左氏，二者莫能相一。其有兼取三傳者，則臆決無據，流遁失中，其厭於尋繹者，則欲盡舍三傳，直究遺經，分異乖

離，莫知統紀，使聖人經世之道闇而不明，鬱而不發，則其來久矣。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，參之左氏，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，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爲得，學春秋之要在三傳，後卓然名家；然其所蔽，則遂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，而不知策書有體，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，左氏亦未之見也。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，皆史法也，非筆削之旨；公羊、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，實與左氏異師，陳氏合而求之，失其本矣。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，皆以爲夫子所削，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矣，由不考於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。蓋嘗論而列之，策書之例十有五：一曰君舉必書，非君命不書。二曰公即位，不行其禮，不書。三曰納幣逆夫人，夫人至，夫人歸皆書之。四曰君夫人薨，不成喪，不書；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，君見弑則諱而書薨。五曰適子生則書之，公子、夫人^①在位書卒。六曰公嫁女爲諸侯夫人，納幣、來逆女、歸娣、歸來、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，爲大夫妻書來逆而已。七曰時祀時田，苟過時越禮則書之；軍賦改作踰制，亦書於策；此史氏之錄乎內者也。八曰諸侯有命，告則書；崩卒不赴，則不書；禍福不告，亦不書；雖及滅國，滅不告敗，勝不告克，不書於策。九曰雖霸主之役，令不及魯，亦不書。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，書；適諸侯，雖告不書。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，有玉帛之使則告，告則書，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。十二曰凡天子之命，無不書；王臣有事爲諸侯，則以內辭書之。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，未命書名；微者名氏不書，書其事而已；外微者書人。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，將卑師衆稱師，將尊師衆稱某帥師，君將不言帥師。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，外災告則書之；此史氏之通

① 「夫人」，依補正、四庫叢要本、文淵閣四庫本、文津閣四庫本應作「大夫」。

錄乎內外者也。筆削之義有八：一曰存策書之大體。凡策書之大體，曰天道，曰王事，曰土功，曰公即位，曰逆夫人，夫人至，世子生，曰公夫人外如，曰薨葬，曰孫，曰夫人歸，曰內女卒葬，曰來歸，曰大夫公子卒，曰公大夫出疆，曰盟會，曰出師，曰國受兵，曰祭祀蒐狩越禮，軍賦改作踰制，外諸侯卒葬，曰兩君之好，曰玉帛之使，凡此之類，其書於策者皆不削也。春秋，魯史也，策書之大體吾不與易焉，以爲猶魯春秋也。二曰假筆削以行權。春秋撥亂經世，而國史有恆體，無辭可以寄文，於是有書有不書，以互顯其義，書者筆之，不書者削之，其筆削大凡有五：或略同而①存異，公行不書致之類也；或略常以明變，釋不朝正、內女歸寧之類也；或略彼以見此，以來歸爲義則不書歸，以出奔爲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；或略是以著非，諸侯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；或略輕而②明重，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。三曰變文以示義。春秋雖有筆有削，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，然有事同而文異者，有文同而事異者，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，於是有變文之法焉，將使學者即其文之異同，詳略以求之，則可別嫌疑，明是非矣。四曰辨名實之際，亦變文也。正必書王，諸侯稱爵，大夫稱名氏，四裔大者稱子，此春秋之名也。諸侯不王而霸者興，中國無霸而吳楚橫，大夫專兵而諸侯散，此春秋之實也。春秋之名實如此，可無辨乎？於是去名以全實者，征伐在諸侯，則大夫將不稱名氏，中國有霸，則楚君侵伐不稱君。又有去名以責實者，諸侯無王，則正不書王，中國無霸，則諸侯不序，君大夫將，略其恆稱，則稱人。五曰謹內外之辨，亦變文也。楚至東周，僭王猾夏，故霸者之興，以攘卻爲功；然則自晉霸中衰，楚益侵陵中

①② 「而」，文淵閣四庫本俱作「以」。

國，俄而入陳、圍鄭、平宋、盟於蜀、盟於宋、會於申，甚至伐吳、滅陳、滅蔡，假討賊之義，號於天下，天下知有楚而已，故春秋書楚事，無不一致其嚴者，而書吳、越、與徐，亦必與中國異辭，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。六曰特筆以正名。筆削不足以盡義，而後有變文，然禍亂既極，大分不明，事有非常，情有特異，雖變文猶不足以盡義，而後聖人特筆是正之，所以正其名分也。夫變文雖有損益，猶曰史氏恆辭，若特筆則辭旨卓異，非復史氏恆辭矣。七曰因日月以明類。上下內外之無別，天道人事之反常，六者尚不能盡見，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。大抵以日爲詳，則以不日爲略；以月爲詳，則以不月爲略；其以日爲恆，則以不日爲變；以不日爲變，甚則以日爲異。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，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，而日月又相爲經緯，無微不顯矣。八曰辭從主人。主人謂魯君也，春秋本魯史成書，夫子作經，唯以筆削見義，自非有所是正，皆從史氏舊文，而所是正亦不多見，故曰辭從主人。此八者，實制作之權衡也，然聖人議而弗辨，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善而見錄則爲褒，惡而見錄則爲貶，其褒貶以千萬世人心之公而已，聖人何容心哉？辭足以明義，斯已矣。故曰：『知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！罪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！』是故知春秋存策書之大體，而治乎內者恆異乎外也，則謂之夫子法書者，不足以言春秋矣。知春秋假筆削以行權，而治乎外者恆異乎內也，則謂之實錄者，不足以言春秋矣。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辨，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、罰人之過、去人之族、黜人之爵、褒而字之、貶而名之者，亦不足以論聖人矣。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，然後筆削之義可求，筆削之義既明，則凡以虛辭說經者，其刻深辨急之說皆不攻而自破；苟知虛辭說經之無益，而刻深辨急果不足以論聖人也，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。雖然，使非孟氏之遺言尚在，

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於千數百年之上也哉？泂自早歲獲聞資中黃楚望先生論五經旨要，於春秋以求書法爲先，謂有魯史書法，有聖人書法，而妙在學者自思而得之乃爲善也；於是思之者十有餘載，卒有得於孟氏之言，因其說以考三傳及諸家陳氏之書，而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，反覆推明，又復數載，然後一經之義始完，屬辭比事，莫不燦然各有條理，泂經離亂，深恐失墜，乃輯錄爲書。以謂後世學者春秋稍知本末者，賴有左氏而已，故取左氏傳爲之補注，欲學者必以考事爲先；其文與義，則三傳而後諸家之說苟得其本真者，皆傳以己意，暢而通之，名曰春秋集傳，凡十五卷。尚意學者溺於所聞，不能無惑，別撰屬辭八篇，發其隱蔽，傳諸同志，以俟君子，或有取焉。」

〔補正〕

自序內「夫人在位」，當作「大夫」。（卷八，頁十四）

倪尚誼後序曰：「春秋集傳有序，東山先生所著，初稿始於至正戊子，一再刪削，迄丁酉歲成編；既而復著屬辭，義精例密，乃知集傳初稿更須討論，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經義猶有未至，且謂屬辭時推筆削之權，而集傳大明經世之志，必二書相表裏而後春秋之旨方完。歲在壬寅，重著集傳，方草創至昭公二十七年，乃疾疢難危，閣筆未續，序文亦不及改，洪武己酉仲冬，先生遽謝世矣。尚誼受教門牆頗久，獲窺先生著述精思妙契之勤，嘗俾其校對編抄，間有千慮一得，先生不以其愚妄，或俯從是正者有之。竊惟先生於是經，所謂一生精力盡於此者，誠足以破聚訟未決之疑，而發千載不傳之祕，顧乃功虧一

① 「泂」，天津閣四庫本作「漸」。

質，集傳未及成書，所幸初稿具全，其義例之精，有屬辭可據。尚誼愚暗，然執經有年，是以不避僭踰，始自昭公二十八年，訖於獲麟，并序中條陳義例一節，輒加校定，其全書有訛誤疏遺者，就用考正，庶幾與屬辭歸一而前後詳略相因，其義例文辭悉據先生成說，特施彙括而已。初未敢以臆見傳會其間也，謹遵治命，分爲一十五卷，既脫稿，藏之東山精舍，以俟君子修飾焉。」

汪元錫後序曰：「東山趙先生著春秋集傳、屬辭、左氏注解共若干卷。屬辭、左氏解①，汪②左丞刻之東山書院，惟集傳無聞；弘治間，篁墩先生嘗徧求不獲；正德戊辰，予偶知是書藏於程文富氏，屢借抄不獲；嘉靖戊子，提學御史東阿劉君按徽，下令求是書，予語有司就文富氏索之，而後是書始出。然則斯文之顯晦固有時耶！劉君以原本藏之學宮，休邑劉判簿時濟恐其抄錄日久，不免魯魚亥豕之譌，屬夏司訓鏗重加校正，捐俸刻之，俾與屬辭並行於世。嗚呼！春秋者，聖人之刑書也。夫子生丁季世，有德無位，於是假魯史以修經，褒善貶惡，垂法萬世。東山先生，聖人之徒也，憤元之亂甚於春秋，築居東山，集傳諸書之作，固吾夫子修經之意也。先生一出，與左丞起兵保捍鄉井十有餘年，一郡晏然，此吾夫子相魯會齊、夾谷卻萊兵之時也。先生其善學夫子者乎？世人讀先生之書與先生之文者，知其問學不在宋潛溪諸公下，而不知先生平生慷慨大節亦且卓卓如是；予忝先生郡人，恨生也晚，不

① 「左氏解」，依文淵閣四庫本應作「左氏注解」。

② 「汪」，文淵閣四庫本脫漏。

得供灑掃之役，判簿君以刻書之故相諗，遂不辭而爲之序。①

〔補正〕

汪元錫後序未嘗補云：「嘉靖十一年七月。」（卷八，頁十四）

春秋屬辭

十五卷。

存。

仿自序曰：「六經同出於聖人，易、詩、書、禮、樂之旨，近代說者皆得其宗，春秋獨未定於一，何也？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，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。昔者聖人既作六經，以成教於天下，而春秋教有其法，獨與五經不同，所謂『屬辭比事』是也。蓋詩、書、禮、樂者，帝王盛德成功已然之迹，易觀陰陽消息以見吉凶，聖人皆述而傳之而已；春秋斷截魯史，有筆有削，以寓其撥亂之權，與述而不作者事異，自高弟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，苟非聖人爲法以教人，使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，則筆削之意何由可見乎？此『屬辭比事』所以爲春秋之教，不得與五經同也。然而聖人之志則有未易知者，或屬焉而不精，比焉而不詳，則義類弗倫，而春秋之旨亂，故曰：『屬辭比事而不亂，深於春秋者也。』有志是經者，其可舍此而他求乎？左氏去七十子之徒未遠而不得聞此，故雖博覽遺文，略見本末，而於筆削之旨無所發明，此

① 「序。」下，依補正應補「嘉靖十一年七月」。

所謂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者也。公羊、穀梁以不書發義，啖趙二氏纂例以釋經，猶有屬辭遺意，而陳君舉得之爲多，庶幾知有春秋之教者，然皆泥於褒貶，不能推見始終，則聖人之志豈易知乎？若夫程、張、邵、朱四君子者，可謂知足以知聖人矣，而於屬辭比事有未暇數數焉者，此五經微旨所以闡而復明，春秋獨鬱而不發也。自是以來，說者雖衆，而君子謂之虛辭。夫文義雖雋而不合於經，則謂之虛辭可也，而亦何疑於衆說之紛紛乎？善乎莊周氏之言曰：『春秋經世，先王之志，聖人議而弗辨。』此制作之本意也。微言既絕，教義弗彰，於是自議而爲譏刺，自譏刺而爲褒貶，自褒貶而爲賞罰，厭其深刻者又爲實錄之說以矯之，而先王經世之志荒矣，此君子所謂虛辭者也。故曰：『春秋之義不明，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，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。』豈不然哉？間嘗竊用其法以求之，而得筆削之大凡有八，蓋制作之原也。春秋，魯史也，雖有筆有削，而一國之紀綱本末未嘗不具，蓋有有筆而無削者，以爲猶魯春秋也，故其一曰存策書之大體。聖人撥亂以經世，而國書有定體，非假筆削無以寄文，故其二曰假筆削以行權。然事有非常，情有特異，雖筆削有不足以盡其義者，於是有變文、有特筆，而變文之別爲類者曰辨名實，曰謹華裔，故其三曰變文以示義，其四曰辨名實之際，其五曰謹內外之辨，其六曰特筆以正名。上下內外之殊分，輕重淺深之弗齊，雖六者不能自見，則以日月之法區而別之，然後六義皆成，無微不顯，故其七曰因日月以明類。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文，然特筆亦不過數簡，故其八曰辭從主人，是皆所謂『議而弗辨』者也。雖然，使非是經有孔門遺教，則亦何以得聖人之意於千載之上哉？

① 「知」，備要本誤作「如」。

乃離經辨類，析類爲凡，發其隱蔽，辨而釋之爲八篇，曰春秋屬辭。將使學者由春秋之教以求制作之原，制作之原既得，而後聖人經世之義可言矣，安得屬辭比事而不亂者相與訂其說哉？」

宋濂序曰：「春秋，古史記也，夏、商、周皆有焉，至吾孔子，則因魯國之史修之，遂爲萬代不刊之經，其名雖同，其實則異也。蓋在魯史則有史官一定之法，在聖經則有孔子筆削之旨，自魯史云亡，學者不復得見以驗聖經之所書，往往混爲一塗，莫能致辨，所幸左氏傳尚明魯史遺法，公羊、穀梁二家多舉「書」、「不書」以見義，聖經筆削麤若可尋。然其所蔽者，左氏則以史法爲經文之書法，公穀雖詳於經義，而不知有史例之當言，是以兩失焉爾。左氏之學既盛行，杜預氏爲之注，其於史例推之頗詳。杜氏之後，惟陳傅良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爲有徵，斯固讀春秋者之所當宗。而可憾者，二氏各滯夫一偏，未免如前之蔽，有能會而同之，區以別之，則春秋之義昭若日星矣。奈何習者多忽焉而弗之察，其有致力於此而發千古不傳之祕者，則趙君子常其人乎！子常蚤受春秋於九江黃先生楚望，先生之志，以六經明晦爲己任，其學以積思自悟，必得聖人之心爲本，嘗語子常曰：『有魯史之春秋，則自伯禽至於頃公是已；有孔子之春秋，則起隱公元年至於哀公十四年是已。必先考史法，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矣。』子常受其說以歸，晝夜以思，忽有所得，稽之左傳、杜注，備見魯史舊法，粲然可舉，亟往質諸先生，而先生歿已久矣。子常益竭精畢慮，幾廢寢食，如是者二十年，一旦豁然有所悟入，且謂春秋之法在乎屬辭比事而已。於是離析部居，分別義例，立

① 「明」，依補正、四庫書要本、文淵閣四庫本應作「存」。

爲八體，以布列之，集杜陳二氏之所長而棄其所短，有未及者，辨而補之，何者爲史策舊文，何者是聖人之筆削，悉有所附麗，凡暗昧難通歷數百年而弗決者，亦皆迎刃而解矣，遂勒成一十五卷，而名之曰春秋屬辭云。嗚呼！世之說春秋者，至是亦可以定矣。濂頗觀簡策，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百家，求其大概，凡五變焉。其始變也，三家競爲專門，各守師說，故有墨守、膏肓、廢疾之論；至其後也，或覺其膠固已深而不能行遠，乃做周官調人之義而和解之，是再變也；又其後也，有惡其是非淆亂而不本諸經，擇其可者存之，其不可者舍之，是三變也；又其後也，解者衆多，實有溢於三家之外，有志之士會萃成編，而集傳、集義之書愈盛焉，是四變也；又其後也，患恆說不足聳人視聽，爭以立異相雄，破碎書法，牽合條類，譁然自以爲高，甚者分配易象，逐事而實之，是五變也。五變之紛擾①不定者，蓋無他焉，由不知經文史法之殊，此其說愈滋而其旨愈晦也歟？子常生於五變之後，獨能別白二者，直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，自非出類之才，絕倫之識不足以與於斯。嗚呼！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。如濂不敏，竊嘗從事是經，辛勤鑽摩，不爲不久，卒眩衆說，不得其門而入；近獲締交於子常，子常不我鄙夷，俾題其書之首簡，濂何足以知春秋？間與一二友生啓而誦之，見其義精例密，咸有據依，多發前賢之所未發，子常可謂深有功於聖經者矣。濂何足以知春秋？輒忘僭踰而序其作者之意如此。子常姓趙氏，名沆，歙休寧人，隱居東山，雖疾病不忘著書，四方學子尊之爲東山先生。」

① 「紛擾」，文津閣四庫本作「分擾」。

〔補正〕

宋濂條內「左氏傳尚明」，「明」當作「存」。（卷八，頁十四）

卓爾康曰：「子常集傳、屬辭、文瞻事核，體大思精，真可謂集春秋之大成，成一經之鉅製矣。中間亦有穿鑿稍過、瑣屑難名，而日月諸義尤無是理，然白璧微瑕，不足玷也。」

春秋左氏傳補注

十卷。

存。

洴自序曰：「黃先生論春秋學以左邱明、杜元凱爲主，所謂魯史遺法既於左氏傳注中得之，而筆削微旨殊未能潛窺其罅隙，後思禮記經解，始悟春秋之學只是屬辭比事，法公穀所發書不書之義，陳止齋因之以考左傳，正是暗合此法，故其筆削義例獨有根據，所可惜者偏於公穀，與杜元凱正是合得一邊，乃以陳合杜，舉經正史，以章指附入左傳集解中，屬辭比事以考之。今屬辭書中八體由此得其六七，後考日月之法，傳中事實鉅細往往脗合，爲益甚多，其他傳會處與凡例之謬爲先儒所攻者并論之。然前輩知左氏義例之背謬，而不知其事實之可據；知後傳論世變之可取，而不知其以書法解經在三傳後獨能發筆削之權，此補注所以不能已也。」

春秋師說

三卷。

存。

泂序曰：「黃先生所著經說，曰六經辨釋補注、曰翼經罪言、曰經學復古樞要等凡十餘書，所舉六經疑義共千有餘條，其篇目雖殊，而反覆辨難，使人致思以求失傳之旨，則一而已。蓋先生中歲嘗爲易、春秋二經作傳，既又以去古益遠，典籍殘闕，傳注家率多傳會，故必積誠研精，有所契悟，而後可以窺見聖人本真；若所得未完而亟爲成書，恐蹈前人故轍，遂閣筆不續，務爲覃思，久之，乃稍出諸經說以示學者，欲其各以所示疑義反求諸經，因已成之功而益致其力，塗轍既正，戶庭不差，而學者曰衆，則何患乎經旨之不大明也。嗚呼！先生於經學所以待天下後世之士者如此，吾黨小子其可勿勉乎？泂自弱冠即往拜先生於九江，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九，口授學易、春秋致思之要，具有端緒，而顛愚不敏，往來館下數歲，無干慮之一得焉。既而於春秋大旨一旦若發蒙蔽，急往請益，比至，則先生捐館矣。乃即前諸書中取凡爲春秋說者，參以平日耳聞，去其重複，類次爲十有一篇，分三卷，題曰春秋師說。泂誠愚不敏，其敢自畫於斯，慨思微言蓋將沒身而已。歲至正戊子八月。」又自述曰：「黃先生於春秋只令熟讀三傳，於三傳內自有向上工夫，謂二百四十二年之外，自伯禽至魯國亡之春秋，史官相承之法也；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隱公元年至獲麟之春秋，聖人之法也。先生既捐館，春秋微言頗有可思，乃摭取諸書中說春秋處，參以所聞，輯爲春秋師說三卷。」

李騰鵬曰：「子常受業於黃楚望，作春秋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，左氏補注、春秋師說以爲學者用力之階。」

金居敬總序曰：「春秋趙氏集傳十五卷、屬辭十五卷、左氏傳補注十卷、師說三卷，皆居敬所校定。始資中黃先生以六經復古之說設教九江，嘗謂近代大儒繼出，而後朱子四書之教大行，然周易、春秋二經實夫子手筆，聖人精神、心術所存^①，必盡得其不傳之旨，然後孔門之教乃備。每患二經學者各以才識所及求之，苟非其人，雖問弗答，其所告語亦皆引而不發，姑使自思，是以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者，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，惟臨川吳文正公獨敬異焉。趙先生始就外傳受四書，即多疑問，師答以初學毋過求意，殊不釋，夜歸別室，取朱子大全集、語類等書讀之，如^②是者數年，覺所疑漸解，慨然有負笈四方之意，乃往九江見黃先生稟學焉，盡得其所舉六經疑意^③千餘條以歸，所輯春秋師說蓋始於此。嘗往淳安質諸教授夏公，夏公殊不謂然，乃爲言其先君子安正先生爲學本末甚悉。久之，先生復念黃先生高年，平生精力所到，一旦不傳，可惜也，復如九江，黃公乃授以學春秋之要。居二歲，請受易，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辭大義。後夏公教授洪都，先生再往見焉，夏公問易象、春秋書法何如，先生以所聞對，夏公猶以枉用心力爲戒，特出其夏氏先天易書曰：「此義易一大象也。」又曰：「吾先人遺書當悉付子。」

① 「存」，文淵閣四庫本作「序」。

② 「如」，備要本誤作「知」。

③ 「疑意」，依補正、四庫普要本、文淵閣四庫本、天津閣四庫本應作「疑義」。

矣。』先生敬起謝之，然於二經舊說訪求索考未嘗少後也。遂如臨川，見學士雍郡虞公，公與黃先生有世契，一見首問黃公起居，先生間曰：『言黃先生著書大意與夏公所以不然者。』時江西憲私試請題，虞公即擬策問：『江右先賢名節文章經學及朱陸二子立教所以異同』；先生識其意，即具對，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，及舉朱子去①短集長之說；虞公大善之，授館於家，以所藏書資其玩索。袁公誠夫，吳文正公高第弟子也，集其師說爲四書日錄，義多與朱子異，求先生校正其書，先生悉摛②其新意，極論得失，袁公多所更定，至論春秋，則確守師說不變，先生亦以所得未完，非口舌可辨，自是絕不與人談。嘗以爲春秋名家數十，求其論筆削有據依，無出陳氏右者，遂合杜氏考之，悉悟傳注得失之由，而後筆削義例觸類貫通，縱橫錯綜，各有條理，此左氏傳補注所由作也。既歸故山，始集諸家說有合於經者，爲春秋傳，又恐學者桎於舊聞，因陋就簡，於交互之義未能遽悉，乃離經析義，分爲八類，辨而釋之，名曰春秋屬辭。蓋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，屬辭乃詳著筆削之權，二書相爲表裏，而春秋本旨煥然復明，然後知六經失傳之旨未嘗不可更通。黃先生有志而未就者，庶可以無憾，惜乎書成而黃先生與諸公皆謝世久矣。雖然，習實③生常，雖賢者不能自免，黃先生力排衆說，創爲復古之論，使人思而得之，其見卓矣，使非先生蚤有立志，公聽並觀，潛思默識，自任不回，則亦豈能卒就其業也哉？當先生避地古朗山時，居

① 「去」，文淵閣四庫本作「棄」。

② 「摛」，文津閣四庫本作「摘」。

③ 「實」，文津閣四庫本作「則」。

敬與妻姪倪尚誼實從，山在星谿上游，高寒深阻，人跡幾絕，故雖疾病隱約，而覃思之功日益超詣，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，因得竊聞纂述之意與先難後獲之由，乃備述其說於末簡，庶有志是經者毋忽焉。其夏氏先天易說，先生嘗以質諸虞公，虞公復以得於前輩者授之，於是遂契先天內外之旨，而後天上、下經卦序未易知也。嘗得廬陵蕭漢中氏易說，以八卦分體論上、下經所由分與序卦之意，如示諸掌，然上無徵於羲皇成卦之序，下無考於三聖象象之辭，則猶有未然者，及春秋本旨既明，乃悟文王據羲皇之圖以爲後天卦序，采夏商之易以成一代之經，蓋與孔子因魯史作春秋無異，然後知黃先生所謂周易、春秋經旨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，故以思古吟等篇及行狀附於師說之後，庶幾方來學者有所感發云爾。」

〔補正〕

金居敬總序內「六經疑意」，「意」當作「義」。(卷八，頁十四)

錢謙益①曰：「子常於春秋發明師說，本經會傳，度越漢宋諸儒，當爲本朝儒林第一。」②

〔四庫總目〕

坊常師九江黃澤，……與學春秋之要，故題曰師說，明不忘所自也。坊作左傳補注，序曰：「黃先生論春秋學，以左丘明、杜元凱爲主。」又作澤行狀，述澤之言曰：「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，則一切剗煩碎之說，自然退聽。」又稱：「嘗考古今禮俗之不同，爲文十餘通，以見虛辭說經之無益。」蓋其學

① 「錢謙益」，四庫薈要本作「錢陸燦」，文淵閣四庫本作「陳子龍」。

② 「錢謙益曰」至「本朝儒林第一」三十一字，文淵閣四庫本脫漏。